

夢
与
醉

前記

從九層樓房的窗戶看下面，街道靜靜地睡着了，一些燈火像星子似的嵌在昏黑裏。就在這同樣的地方三個月以前我懷着興奮和感動的心情看過那盛大的火炬遊行。那雄壯的歌聲就要把濃黑的天幕突破似的。千萬道光亮聚在一起像一條火龍在擺動。每個人激動地揮着手唱歌，以堅定的步伐向前走去。沒有遲疑，沒有畏縮。一個對於未來的信仰把這上萬的人連接在一起。我先前也曾在這行列旁邊走過。跟着他們走了好些條街。這些人於我應該是陌生的，我還不熟習他們的方言。但是我卻覺得我是在自己最熟習的親族中間，我甚至忘了自己與別人的界限。後來我告訴人說那時候我是極其快活的。

但是如今一切都改變了。橫在下面的是死沈沈地睡去了的街市。沒有歌聲。沒有火

炬。不時在我的眼前搖幌的只是一些殘肢斷臂，遭難者的血和殘破的房屋。我彷彿還躲在騎樓下靜靜地傾聽轟炸機在上面尋找目標，擲彈和低飛掃射的聲音，等候一種殘暴的力量來結束我的生命。這並不是幻景。我有過的經驗的確很多了。我不相信我的生命是不能毀滅的。反之，我在二十天前還說過：「我們的生命猶如庭園中花樹間的蛛網，隨時都會被暴風雨吹打斷。」現在活着的人說不定明天就會躺在瓦礫堆裏。今天早晨飛機還在市區內投過彈。我不能夠斷定炸彈的碎片明天就不會碰到我的身上！我明夜要離開這個城市，可是我明天還應該在市區裏奔走一天。我辦事地方的附近十天前落過一個炸彈，沒有爆炸。要是明天遇着大轟炸，我怕我們不會再有那樣的幸運了。

然而我現在還活着。我的眼睛還能夠注視，我的手還能夠轉動。此刻我還可以自由處置我的時間。因此我要做完我的一些未了的事情。事情是很多的。我只能一件件的做去。答應過書店的一本散文集，也應該在這時候整理好交出了，我怕我將來再沒有機會來做這種事情。愛惜自己的作品，在這種時候還念念不忘地想把牠們問世，這許是「書

生」的本色罷。我望著堆在手邊的原稿，對自己也起了憎厭之感了。

廣州靜靜地睡去了。我在這裡住了兩個半月。我愛這個地方和這裡的居民。經過了三個星期的大轟炸以後，這個城市還是一樣地堅定沈着。好像沒有一種威脅能夠改變牠的不屈不撓的精神似的。

暫別了，可愛的城市，炸不斷的海珠橋，血染不赤的珠江，殺不盡的倔強的人民。我在這時候離開你們，我感到留戀和慚愧。只有一個思想可以稍微安慰我：我下一個月還要回來的。我希望我回來時能夠在這裡見到偉大的壯劇，我知道一些朋友已經在準備了。

目次

前記

第一輯

死.....一

夢.....一六

醉.....二四

路.....三三

生.....三七

第二輯

關於「何爲」.....四六

關於「死之懺悔」..... 五

關於「生人妻」..... 五

第三輯

紀念一個友人..... 六二

第四輯

春月之死..... 六六

憶春月..... 七三

一個英雄的葬儀..... 七九

死

像斯芬克司的謎那樣，永遠擺在我的眼前的是一個字——死。

想了解這個字的意義，感覺到這個字的重量，並不是最近才有的事。我如從忙碌的生活中逃出來，躲在自己的房間裏，靜靜地思索片刻，我像一個旁觀者似地回溯我的過去，我便發見在一九二八年我的日記的片斷中，有兩段關於死的話。一段的大意是：忽然想到死，覺得死逼近了，但自己卻不甘這樣年青地就死去。自己用了最大的努力和死掙扎，後來終於把死戰勝了。另一段大意是今天一個人在樹林中散步，忽然瞥見了死，心中非常安靜，覺得死也不過如此。……我那時爲什麼要寫這樣的？當時的心情經過八九年歲月的磨洗，如今已成了模糊的一片。我記得的是那時過着秋水似的平靜的生活，地方是瑪倫河畔的一個小城鎮。在那里我不會看見驚心動魄的慘劇。我所指的「死」多

半是幻象。

幻象有時也許比我所看見的情景還真切。我自小就見過一些人死。有的是慢慢地死去，有的死得快。但給我留下的卻是同樣的不曾被人回答的疑問：死究竟是什麼？我常常禁不住好奇地想着我要來探求這個祕密。然而結果我仍是一無所得。沒有一個死去的人能夠回來告訴我死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有時我一個人關在房裏，夜晚不點燈，我靜靜地坐在椅子上，兩隻眼睛注意地望着黑暗。我什麼也看不見。但我依舊注意地望着，沒有一點厭倦。我也不用思想。這時死自然地來了，只是一剎那間的事，於是又飄飄然走了。死並不可怕。自然死也不能夠引誘人。死是有點寂寞的。豈只有點寂寞，簡直是十分寂寞。

我那時的確是一個不近人情的孩子（以後自然也是）。我把死看作一個奇異的所在。我一兩次大膽地伸了頭在那半掩着的門前一望。門裏是一片漆黑。我什麼東西都看不見。這探求似乎是徒然的。

有一次我和死似乎隔得最近。那是在成都巷戰的時候。其實說巷戰，還不太當，這時另一方面的軍隊是在城外。城外軍隊用大礮攻城，礮彈大半都落在我們家裏，好幾間房屋毀壞了，到處都是灰塵，時時聽見大礮聲，屋瓦震落聲與家人驚叫聲。一家人散在四處，無法聚在一起，也不知道彼此的生死。我記得很清楚，那是十四年前的二月十二日（陰曆）也就是所謂「花朝」（百花生日）。大約午前十一二點鐘光景。我起初還在大廳上踱着，後來聽說家裏的人大半都躲到後面新花園去了，我一個人便跑到書房裏去。教讀先生在那里，不過沒有學生讀書。不久三哥也來了。我們都不說話，靜靜地聽着礮聲。這窗外是花園。從玻璃窗望出去，玉蘭花剛開放，那滿樹滿枝的白玉的花朵已引不起我們的注意。他們垂了頭坐在書桌前面。我躺在牀中，頭靠在牀背後的板壁上。礮彈帶着春雷似的巨響從屋頂上飛過。我想，這一次牠會落到我的頭上來罷。只要一瞬間的功夫，我便會落在黑暗裏，從此人和我隔了一個世界，留給我的將是無窮的寂寞。……這時我的確感到極大的苦痛。死並不使我害怕。可怕的是徘徊在生死之間的那種不定的情形。我後

來想，倘使那時真有一個破彈打穿屋頂，向着我的頭落下來，我會叫一聲「完了」，就放心地閉上眼睛，不會有別的念頭。我用了「放心地」三個字，別人也許覺得奇怪。但實際上緊張的心情突然寬鬆了，什麼留戀，耽心，恐懼，悔恨，希望，一剎那間全都消失得乾乾淨淨，那時心中確實是空無一物。愛德華·加本特在他的一本研究愛與死的書裏說「在大多數的場合中，牠（指死）是和平的，安靜的，還帶着一種深的放心的感覺。」這是很合理的。

我還見過一次簡單的死。川黔軍在成都城內巷戰的時候，對門公館裏的一個轎夫（或者是馬弁，因為那家的主人是什麼參議廳問之類）站在我家門前的石缸旁邊，和人談閒話。一顆子彈落在街心，再飛起來，一下就進了那人的胸膛。他低低叫了一聲，把手撫着胸倒在地上。什麼驚人的動作也沒有。他完結了，這麼快，這麼容易。這一點也不可怕，我又想起加本特的話來了。他說死人的臉上有時還會閃耀着一種忘我的光輝，好像新的生命已經預先投下牠的光輝來了。他甚至在戰地遺屍的臉上見過這樣的表情。他以

爲死是生命之變化，內的生命之解脫。

加本特的研究方法自然是科學的。不過「死」這個謎到現在爲止似乎還不會得著一個確定的解答。我更愛下面一種說法：死是「我」的擴大。死去同時也就是新生，那時這個「我」滲透了全宇宙和其他一切東西。山，海，星，樹都成了這個人的身體的一部分，這一個人的心靈和所有的生物的心靈接觸了。這種經驗是多麼偉大，多麼光輝，在他的面前一切小的問題和疑惑都消失了。這才是真正的和平，真正的休息。

這自然是可能的。我有時也相信這種說法。但是這種說法畢竟太美麗了。而且我不曾體驗到這樣的一個境界。我想到「死」時，從沒有聯想到這一個死法。我看見的是黑的門，黑的影子。倒是有一兩次任何事情都不去想的時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傍晚的天空和模糊的山影，樹影，我覺得自己並不存在了，我與周圍的一切合在一起變成了一件東西。然而這感覺很快地就消失了。要把牠捉回來，簡直是不可能。但這和死完全沒有關係，並不能證實前面那種說法。

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我在前面說過沒有一個死了的人能夠回來告訴我關於死的事情。對於這句話我應該加以更正。我有一個朋友患傷寒症曾經死過幾小時，後來被一位名醫救活了。在醫外的幾個友人還爲他開過一個追悼會。他後來對我談起他的死，他說他那時沒有一點知覺，死就等於無夢的睡眠。加本特認識一位太太，她患重病死了兩三個鐘頭，家人正要給她舉辦喪事，她忽然活轉來，此後又活了三四年。據說她對於死也沒有什麼清晰的感覺，但有一點她和我那朋友是不同的。她是一個意志力極堅強的女人，她十分愛她的兒女，她不能捨棄他們，所以甚至在這無夢的睡眠中她還保持着她的「求生的意志」。這意志居然戰勝了死，使她多活了幾年。詩人常說「愛征服死」。愛的確可以征服死，這便是一個證據。若就我那朋友的情形來說，那卻是「科學把死征服」了。

像這樣的事情我們是可以常常遇見的。然而從死過的人的口裏我們卻不會聽過一句關於死的恐怖的話。許多人在垂危的病中掙扎地叫着「我不要死」，可是等到死

真的來了時他（或她）又順服地閉了眼睛，的確這無夢的睡眠，永久的安息，是一點也不可怕的。可怕的倒是等死。而且還是周圍那些活着的人使「死」成為可怕的东西。那些眼淚，那些哭聲，那些悲戚的面容……使人覺得死是一件極大的災禍。而那天堂地獄等等的傳說更在「死」上面罩了一層可怕的陰影。我在孩子時代就學會了怕死。別的人許多人的遭遇和我的不會相差多遠。

世間不知有多少人爲了怕死甘願低頭去做種種違背良心的事情。真正視死如歸的勇士是不多見的。耶穌被釘於十字架，蘇格拉底仰藥，布魯諾上火柱……像這樣以一死代萬人贖罪，毫不躊躇地爲信仰犧牲生命的古今來能有幾人！

人怕死，就因爲他不知道死。同時也因爲不知道他自己。其實他所懼怕的並不是死。我讀過一部通俗小說，寫一個被百口稱作懦夫的人怎樣變成勇敢的壯士。這是一個臨陣脫逃的軍官。別人說他怕死，他自己也以爲他怕死。後來爲環境所迫，他才發見了自己的真面目。他並不是一個怕死的人。他所懼怕的卻是「怕死」的「怕」字。他害怕自己

到了死的時候會現出怯懦的樣子，所以他逃避了。後來他真正和死對面時卻沒有絲毫的懼怕。許多人的情形大概都和這軍官的類似。真正怕死的人恐怕也是很少很少的罷。倘使大家都能夠明白這點，那麼遍天下皆是勇士了。

「死」不僅是不可怕，牠有時倒是值得願望的，因為那才是真正的休息。那才是永久的和平。正如俄國政治家拉狄克夫所說：「不能忍受的生活應該用暴力來毀掉。」一些人從「死」那里得到了拯救。拉狄克夫自己就是服毒而死的，（在一八〇二年。）還有舊俄的女革命家，「五十人案」中的女英雄蘇菲·包姆，後來得了劇烈的貧血病，知道沒有恢復健康的希望了，她不願意做一個靠着朋友們生活的廢人，便用手槍打死了自己。那是一八八三年的事情。去年夏天獄中記的作者亞歷山大·柏克曼在法國尼斯用手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患着重病，又為醫生所誤，兩次的手術都失了效驗。他的目光也壞了。他不能夠像殘廢者那樣地過着日子。所以有一次在他發病的時候，他的女友出去為他請醫生，躺在病牀上的他卻趁這機會拿手槍來打了自己。四十四年前他的

鎗彈不曾打死亨利·福利克，這一次卻很容易地殺了他自己。在他留下的短短的遺書裏依舊充滿着愛和信仰。他這個人雖然只活了六十幾歲，但他確實是知道怎樣生，知道怎樣死的。

在這樣的行為裏面，我們看不見一點可怕或可悲的地方。死好像只是一件極平常，極容易，極自然的事情。甚至在所謂「加拉登獄的悲劇」裏，也沒有令人恐怖的場面。我們且看下面的記載：

「……波波何夫與加留席利二人都吞了三倍多的嗎啡，很快地就失了知覺。夜裏波波何夫還醒過一次。他聽見加留席利喉嚨，他想把加留席利喚醒。他抱着他的朋友，在這朋友的臉上狂吻了許久。後來他看見這朋友絕不會再醒了，他又抓了一把雅片煙吞食下去，睡倒在加留席利的身邊，永閉了眼睛。」

○這是爲了給一個女囚人營取的同盟自殺，參加者女囚人三個（先死）和男囚人十四個，事情發生於一八八九年。雷森·福塞奇的西伯利亞之十六年中有詳細的記載。

誰曾以為這是一個撕裂人心的悲劇呢？多麼容易，多麼平常，（不過對於生者當然，是很難堪的。）詩人惠特曼當美國內戰之際，曾在戰地醫院裏服務，他一定見過許多人死，據他說在許多場合中「死」的到來是十分簡單的，好像是日常生活裏一件極普通的事情，「就像用你的早餐一般。」

關於「死」的事情我寫了八張原稿紙，我把這問題整個地想了一下，我覺得我是比較地懂得「死」了。其實我果真懂得「死」嗎？我自己也沒有膽量來下一個斷語。我沈吟著。我的目光無目的地在書堆中盤旋。忽然牠落到了一本書上面，定住了。我看書脊上的字。

「死之懺悔 古田大次郎」

我不覺喫了一驚。貫穿着這一本將近五百頁的巨著的不就是同樣的一個「死」字麼？「死究竟是什麼呢？」

那個年青的作者反覆地問道。他的態度和我的是不相同的。他並不是一個作家，此

外也不會寫過什麼東西，其實也不能夠寫什麼東西，這部書是他在死囚牢中寫的日記。等原稿被送到外面印成書時，作者已經身死在絞刑臺上了。我見過一張作者的相片，是死後照的。是安靜的面貌，一點恐怖的表情也沒有。不像是死，好像是無夢的睡眠。看見這照像就想到作者的話：「一切都完了。然而我心裏並沒有受到什麼打擊，很平靜的。像江口君的話，既然到了那個地步，不管是苦，不管是煩悶，我只有安然等候那死的臨頭。」這個副詞「安然」用得沒有一點誇張。他的確是安然死去的。他上絞刑臺的時候懷裏揣著他妹妹寄給他的一片樹葉，和他生前所喜歡的一隻狗和一隻貓的照片。這樣地懷著愛之心而死，就像一個人帶著一種寬慰的心情靜靜地睡去似的。作者的死應該說是一個勝利。

然而我讀了這兩百多天的日記，^①我想到一個二十六歲的青年在獄中等死的情

① 「死之懷悼」中的日記到九月十七日為止，以後另有「死刑囚的回憶」一小冊，作者於十月十五日受絞刑。

形，我在字句間看出了一個人的內心的激鬥，看出了血和淚的交流。差不多每一篇頁，每一段節上都留着掙扎的痕迹。作者能達到那最後的勝利的確不是容易的事。

「我感着生的倦怠麼？」

「對於死的恐怖呢？曾經很厲害地感着。現在有時感到，有時感不到。把死忘記了的時候居多。只是死的瞬間的苦痛還是有點可怕的。」

作者這樣坦白地承認着，他常常在寫下了對於死的畏懼以後，又因為發覺自己的懦弱而說些責備自己的話。然而在另一處他卻欣喜地發見：

「死是不可思議的，然而也是偉大的……」

後來作者又疑惑地問道：

「死果然是一切的終結嗎？死果然會賠償一切嗎？我為什麼要怕死呢？」

「死並不可怕，只是非常寂寞。我為什麼憎厭臨死的苦痛呢？我想那樣的苦痛是不會有的罷。」作者又這樣地想道。

「我想保持着年青的身體而死去。」這是作者的希望。

我不再引下去了。作者是那樣的——一個厚於人情的青年，他有慈祥的父親，又有可愛的妹妹，還有許多忠誠的友人。要他把這一切決然拋棄，安然攀登絞刑臺，走入那寂寞的永恆裏，這的確不是片刻的功夫所能做到的。這兩百多天的日記裏充滿着情感的波動。我們只看見那一起一伏，一潮一汐。倘使我們不小心翼翼地追隨作者的筆，我們就不能了解作者的心情。

只有二十六歲的年紀，不願意離開這世界，而不得不離開。不想死，而被判定了死刑。一天天在鐵窗裏面計算日子，等着死的到來。在等死的期間想像着那個未知的東西的面目，想像着牠會把他帶到什麼樣的境界去。在這種情形中寫成的「死之懺悔」，我們可以用一個「死」字來包括。他談死，他想了解死，他覺到死的重量，和我完全不同。他的文字才是充滿着血和淚的。在那本五百頁的大書裏作者古田提出許多疑問，寫出許多揣想，作者無一處不論到死，或者暗示到死。然而我卻找不到一個確定的答案，一個結論。

其實這個答案，這個結論是有的，卻不在這本書裏面，這就是作者的死，這個死給他解答了一切的問題，也給我解答了一切的問題。

古田大次郎爲愛而殺人，而被殺，以自己的血償還別人的血，以自己的痛苦報償別人的痛苦。他以一顆清純的心毫不猶豫地攀登了絞刑臺。死賠償了一切。死拯救了一切。我想：「他的永眠一定是安適而美滿的罷。」我突然想起五十年前支加哥勞工領袖A·帕爾森司①上絞刑臺前作的詩了。

① 帕爾森司 (Charles F. Parsons) 是美國的安那其主義者，一八八六年五月四日 Haymarket 發生炸彈事件，帕爾森司是當日暴徒大會的一個演講人，因此被法庭處罰五千元罰鍰。後於六月二十一日到法庭自當。第二年十一月十一日與同志柏司 (A. B. B. B.) 等失足 (A. F. B. B.) 恩格爾 (G. E. H. B.) 同受絞刑。一八九三年伊里諾斯省新省長就職，重查此案，發見真相，遂重出理由書，宣告法官枉法，並容帕爾森司等洗去罪名。這是帕爾森司上絞刑臺前數小時內寫成的詩。這是一個偉大的殉道者的遺言。一個英壯而致報紙的記者看見了帕爾森司的受刑，他後來在報紙上描寫道：「全美國的著名追悼演員在舞臺上所表演的犧牲自己的英軀，都不及帕爾森司那樣地有聲有色。」

到我的墓前不要帶來你們的悲傷，
也不要帶來眼淚和悽惶，
更不要帶來驚慌和恐慌，
當我的嘴唇已經閉了時，
我不願你們這樣來到我的墳場。

我不要送葬的馬車排列成行，
我不要送喪的馬隊
頭上羽毛飄動盪漾；
我靜靜地放我的手在胸上，
且讓我和平地安息在墓場。

不要用你們的憐憫來侮辱我的死灰，

要知道你們還留在荒涼的彼岸，

你們還要活着忍受災禍與苦辛。

我靜靜地安息在墳墓裏面，

只有我纔應該來憐憫你們。

人世的煩愁再不能縈繞我心，

我也不會再有困苦和悲痛的感情，

一切苦難都已消去無影。

我靜靜地安息在墳墓內，

我如今只有神的光榮。

可憐的東西，這樣懼怕黑暗，

對於將臨的慘禍又十分膽寒。

看我是何等從容地回到家園！

不要再敲你們的喪鐘，

我現在是意足心滿。

這篇短文并不是「死之禮讚」。我雖然寫了種種關於「死」的話，但我願意在這里坦白地承認：

「我還想活！」因為我正如阿爾志巴梭夫的小說朝影中的英雄奈司拉莫夫所說：「我愛那陽光，那天空，和春光，秋景；我愛那青春，以及自然母親所給與我們的和平與歡樂……」

夢

我常常把夢當作我的唯一的安慰。只有在夢裏我纔得着片刻的安寧。我的生活裏找不到「寧靜」這個名詞。一切的煩憂，一切的苦悶，牠們籠罩着我的全個心靈，沒有一刻肯把我輕易放過。然而我一進到夢的世界，牠們即刻遠遠地避開了，在夢的世界裏我每每忘了自己。我不知道我過去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或者做過什麼樣的事。夢中的我常常是一個頭腦單純的青年，沒有過去，也沒有將來；沒有煩憂，也沒有苦悶。我只有一個現在，我只有一條簡單的路，我只有一個單純的信仰，我不知道這信仰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在夢中我也不會去考究牠。但信仰永遠是同一的信仰，而且和我在生活裏的信仰完全一樣。只有這信仰是生了根的，我永遠不能把牠去掉或改變。甚至在夢裏我忘了自己，忘了過去的時候，這信仰還像太白星那樣地放射光芒。所以我每次從夢中睜開眼睛躺在

牀上半迷惑地望着四周的景物，那時候還是靠了這信仰我纔馬上記起我是怎樣的一個人。把夢的世界和真實的世界連結起來的就只有這信仰。所以在夢裏我縱然忘了自己，我也不會做一件我平日所反對的事情。

我剛纔說過我只有在夢中才得着安寧。我在生活裏找不到安寧，因此才到夢中去找，其實不能說去找，夢中的安寧原是自己來的。然而有時候甚至在夢中我也得不到安寧，我也做過一些所謂噩夢，醒來時兩隻眼睛茫然望着白色牆壁，還不能斷定是夢是真是活是死；只有心的狂跳是切實地覺到的。但等到心跳漸漸地平靜下去，這夢景也就像一股淡煙不知飄散到哪里去了。留下來的只是一個真實的我。

然而我最近做了一個不能被忘卻的夢。直到現在我還能夠把他記下來。夢景是這樣的：

我忽然被判處死刑，應該到一個島上去登斷頭臺。我自動地投到那島上去。伴着我去的是一個不大熟識的友人。我們到了那里，我即刻被投入地牢。那是一個沒有陽光的

地方，牆壁上整天燃着一盞昏暗的煤油燈，地上是一片水泥。在不遠的地方時時響着四人的哀叫，還有那建築斷頭臺的聲音從早晨到夜晚就沒有一刻停止過。除了每天兩次給我送飯來的禁卒外，我整天看不見一個人影。也沒有誰來向我問話。我不知道那朋友的下落，我甚至忘記了她。在地牢裏我只有等待。等那斷頭臺早日修好，以便結束我這一生。我並沒有悲痛和悔恨。好像這是我的自然的結局。於是有一天早晨禁卒來把我帶出去，經過一條走廊到了天井前面。天井裏絞刑架已經建立起來了，是那麽醜陋的東西！牠居然會取去我的生命？我帶着憎恨的眼光去看牠，但是我的眼光觸到了另一個人的眼光。原來那個朋友站在走廊口。她驚恐地叫我的名字，只叫了一聲。她的眼裏包着滿腔的淚水。我的心先前一剎像一塊石頭，這時卻突然鎔化了。這是第一個人為我的緣故流眼淚。在這個世界裏我居然看見了一個關心我本人的人。雖然只是短短的一瞥，我也似乎受到了一個祝福。我沒有別的話說，只短短地說了「不要緊」三個字，一面感激地對她微笑。這時我心中十分明白，我覺得就這樣了結我的一生，我也沒有遺憾了。我安靜地

上了絞刑架。下面沒有幾個人，但不遠處有一對含淚的眼睛。這對眼睛在我的眼前晃動。然而人把我的頭蒙住了。我什麼也不見。

過後我忽然發覺我坐在絞刑架上，那個朋友坐在我身邊。周圍再沒有別的人。我正在驚疑間，朋友簡單地告訴我說：「你的事情已經了結。現在情形變更，所以他們把你放了。」我側頭看她的眼睛，那眼裏已經沒有淚珠。我感到一種安慰，就跟着她走出監牢。門前有一架飛機在等候我們。我們剛坐上去，飛機就駛動了。

飛機離開那孤島的時候，距離水面不高，我回頭看那地方，這是一個很好的晴天，海上沒有一點波紋。深黃色的堡壘抹上了一層帶紅色的日光，凸出在一望無際的藍色海面上，像一幅畫圖。

後來回到了我們住的那個城市，我跟着朋友到了她的家裏，剛走進天井，忽然聽見房裏有人在問：「××怎樣了？有什麼遺囑嗎？」我知道這是她的哥哥的聲音。

「他沒有死，我把他帶回來了，」她在外面高興地大聲答道。接着她的哥哥驚喜地

從房裏跳了出來。在這一刻我確實感到生的喜悅。但是後來我們三人在一起談論這事情時，我就發表了「倒不如這次死在絞刑架上痛快」的議論……

這只是一場夢。春夜的夢常常是很荒唐的。我的想像走得太遠了。但我卻希望那夢景能成爲真實。我並非想真的有一個「她」來把我從絞刑架上救出去。我盼望的倒是那痛快的死。這個在生活裏我得不到。所以我的想像在夢中把牠給我爭取了來，但在夢裏牠也只是曇花一現，而我依舊「被帶回來了。」

這是我的不幸。我是一個充滿着矛盾的人。只有這個纔是消滅我的矛盾的唯一的方法。然而我偏偏不能夠採用牠。人的確是一個脆弱的東西。我常常殘刻無情地分析我自己，所以我深知自己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我有時眼光越過了生死的界限，將人世的一切都置之度外，去探求那赤裸的真理；但有時我對生活裏的一切都感到留戀，甚至用全部精力去做一件細小的事情。在家裏的結尾我說過「青春畢竟是美麗的東西。」在

死^①的最後我嚷着「我還要活。」但是在夢裏我卻說了「倒不如死在絞刑架上痛快」的話。夢中的我已經把生死的問題解決了，故能抱定捨棄一切的決心坦然站在絞刑架上，真實的我對於一切卻是十分執着，所以終於陷在繁瑣和苦惱的泥淖裏而不能自拔。到現在為止的我的一生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時間和精力是被浪費了的。

有一個年青朋友讀了我的死，很奇怪我「爲什麼會想到這許多關於死的話。」她寄了一張海上日出的照片來鼓舞我，安慰我。現在她讀到我的這篇短文大概可以明白我的本意罷。我看那照片，我想我怎麼能够比太陽。我只是一個在矛盾中掙扎的弱者。我這一生橫豎是浪費了的。那麼就讓我把這一生作爲一個試驗，看一個弱者怎樣在重重的矛盾中苦鬭罷。也許有一天我會克服了種種的矛盾，成爲一個強者而達到生之完成的。那時夢中的我和真實的我就會完全合而爲一人了。

① 見文叢第一卷第二期。

醉

我不會喝酒，但我有時也嘗到醉的滋味。醉的時候我每每忘記自己。然而醉和夢畢竟是不同的。我常常做着荒唐的夢。這些夢和現實離得很遠，把夢景和現實的世界連接起來就只靠我那個信仰。所以在夢裏我沒有做過和我的信仰違背的事情。

我從前說我只有在夢中得到安寧，這話並不對。真正給我的心安寧的還是醉。進到了醉的世界，一切個人的打算，生活裏的矛盾和煩憂都消失了，消失在衆人的 *Cause* 裏。這個 *Cause* 變成了一個具體的東西，或者就像一塊吸鐵石把許多顆心都緊緊吸到牠身邊去。在這時候個人的感情完全溶化在衆人的感情裏面。甚至輪到個人去貢獻犧牲的時候他也不會覺得孤獨。他所看見的只是羣體的生存，而不是個人的滅亡。

○ 我曾用過「事業」、「目標」、「運動」等等來譯 *Cause*，卻也不能說是恰當。

將個人的感情消溶在大衆的感情裏，將個人的苦樂聯繫在羣體的苦樂上，這就是我的所謂「醉」。自然這所謂羣體的範圍有大有小，但 *Quasi* 則是一個。

我至今還記得我第一次的沈醉。那已經是十來年前的事了，然而在我的腦裏還是十分新鮮。那時我還是個孩子。我參加我們團體的一個集會。我從來沒有像那樣地感動過。談笑，友誼，熱誠，信賴……從不會表現得這麼美麗。我曾經借了第三者的口吻敘述我當時的心情：這次十幾個青年的茶會簡直是一個友愛的家庭的集會。但這家庭裏的人並不是因血統關係、財產關係而聯繫在一起的；結合他們的是同一的好心，同一的理想。在這環境裏他只感到心與心的接觸，都是赤誠的心，完全脫離了利害關係的束縛。他覺得在這裏他不是一個陌生的人，孤獨的人。他愛着周圍的人，也爲他周圍的人所愛。他了解他們，他們也了解他。他信賴他們，他們也信賴他……

這是醉。第一次的沈醉以後又繼之以第二次、第三次……這醉給了我勇氣，給了我希望，使我一個幼稚的孩子可以直立起來向舊的傳統挑戰，使我堅決地相信光明，信賴

未來。不僅是我，我們那時代的青年都是這樣地長成的。而且我相信每個時代的青年都會在這種沈醉中找到鼓舞的環漿。

時間是駭駭地馳過去了。醉的次數也漸漸加多起來。每一次的沈醉都在我的心上留下一點痕跡。有一兩次我們也走過那黑門[○]，還把手在門上停留了一下，但我們並沒有機會得到那痛快的壯烈的最後。這是事實。一個人沈醉的時候他會去幹一些勇敢的事情，至少他會有這樣的渴望。我們那時也就處在這樣的境地。南國的芳香沁入我們的心靈，火把給我們照亮黑暗的窄巷。一堵牆、一扇門關不住我們的心。一個廣場容納不了我們的熱情。或者一二十個孩子聚在一個小房間裏，大家擁擠地坐在地上，或者四五個人走着泥濘的鄉間道路。靜夜裏石板路上響着我們的腳步聲。在溫暖的白晝清脆的笑語又充滿了古廟。沒有寂寞，沒有苦悶，沒有悲哀有的，只是一個光明的希望。每個人的胸膛裏都有着同樣的一顆心，正如中瀟哲在憶古田大次郎的詩中所說：「你的『是』就

○ 指死。

是我的「是」，我的「否」也是你的「否」……」

這是無上的「沈醉」(Drunkeness)，這是莫大的「狂喜」(Ecstasy)，猶如尼采所說的「Dionysian omotions」^①，使我們每個人「都消失在完全的忘我裏面。」所以我們也曾誇大地立下誓言：要用我們的血來灌溉人類的幸福，用我們的死來使人類繁榮。要把我們的生命聯繫在人類的生命上面。人類生命的連續廣延永遠不會中斷，沒有一種阻力可以毀壞牠。我們所看見的只有人類的延續，並沒有個人的死亡。

我不能否認我們的狂妄，但我卻應該承認我們的真摯。我們中也有少數人實行了他們的約言。剩下的多數卻讓嚴肅的工作消蝕他們的生命。拿起筆的只有我一個。我不甘心就看着我的精力被一些方塊字消磨乾淨，所以我責備自己是一個弱者。但這意思也很明顯。這裏並沒有悲觀，也沒有絕望。若有人因此說我「在黑暗中哭泣，」那是他自己看錯了文章。我們從沒有過哭泣的時候。那不是我們的事情。甚至和一個親密的朋友

① 見悲劇的發生。

死別，我們也只有暗暗地吞幾滴眼淚。我們自然不能否認黑暗的存在。然而即使在黑暗的夜裏我們也看見那在遠方閃耀的不滅的光明，那是「醉」給我們帶來的。

我想起了中濱哲的長詩憶古田大次郎裏面有着這樣的一段：

京城之夜——三月

從北面山襲來的嚴酷的餘寒

尚不能凍滅我們的年青的火焰。

兩人的握手呵，在黑暗中燒燃。

噫！這是生離麼？

抑還是死別？

這詩是古田的死刑執行前一個月零五天中濱在牢中寫成的。古田死後又六個月

中流也上了絞刑架。我並不贊成他們的行爲，但我卻不能不承認他們是偉大的殉道者。甚至死別的時候他們的握手還在黑暗中燃燒。年青的火焰永遠燃着，燃着，會成爲熊的烈火，放射萬丈的光芒。這里有友情，有信仰，比死還更強的信仰。兩顆心真正化成了一顆。只有一個人，一個 Osho。這是醉，無上的沈醉。

我常常用我自己的事情做例子，也許別人會把這篇醉看作我的自白。其實死和夢都不是我的自白，醉也不是。我可以舉出另一些例子。我手邊恰恰有幾封信，我現在從裏面引出幾段，我讓那些比我更年青的人向讀者說話：

「那天夜裏，正是我異常興奮的一天。在學校裏我們開了一個野火會。天空非常地黑沈，人們的影子在操場上移動着，呼喊着。它的聲波衝破這沈寂的天空！

「一堆烈火盛燃起來了。那光亮的紅舌頭照亮了每個人的臉，我們圍繞着火堆唱歌。我們唱自由神，示威等等，這個興奮的會一直到火熄滅了爲止。」

這不也是「醉」麼？

「在十二月××日，一個溫暖的北方天氣，陽光那麼明亮，又那麼溫暖，在這天我們學生跑到××（一個小鄉村）去舉行擴大行軍。這項新鮮而又興奮的工作弄得我一夜都沒有睡好。」

「大概八點鐘吧。我們起程了，空着肚子，悄悄地離開了學校。我們經過了熱鬧的街市，吵嚷的人羣，快到十點的時候才踏進鄉村的境界。」

「一條黃土道，向來是靜寂得怕人，今天都有些改變了，一羣學生穿着藍布衫，白帆布球鞋，臉上揚着怪神祕而又興奮的微笑，拖着大步踏着這條黃土道。」
「——二——」
「不知道是誰這樣喊着，我們下意識地跑起來。」

「到那里已是晌午了。我們羣集在一個墓地裏，後面是一帶大樹林，前面有幾間小茅屋。農夫們停止了工作都出來看望。呵，是那麼活躍着的一羣青年！行軍的號筒響了，雄壯的聲音提起了每個人的勇氣。我們真的像上了戰場一樣。」

「戰鬥的演習繼續到三點鐘才完畢。爲了環境不允許，我們的座談會沒有舉行，就

整隊回校了，一路上唱着歌喊着熱烈的口號。」

這是「醉」，令人永不能忘記的「沈醉」。牠把無數青年的心連結在一起了。還有：「的確我不會是寂寞，我不會是孤獨。我們永久是熱情的，那麼多被憤怒的火焰狂熾着的心永久會連繫在一起，緊緊的。呵，我想起了一件事情。我真不能夠忘記。就是在去年下半年我們從先生的口中和報紙上知道了北平學生運動的經過情形，而激起了我們的請願的動機。那時在深夜裏我們悄悄的計劃着，我們緊緊的攜着各人的手，在黑暗中祝福着第二天背着校方的請願成功。我們一點也不怕的在微弱的電筒光下寫着旗子和施行的步驟。我們一夜沒有睡。當天將亮的時候，我和另一個同學輕輕的在每一個寢室的玻璃窗上敲了兩下，於是同學們都起來了。我們整齊了隊伍，在微雨的早晨走出了校門。在出發的時候，我因為走得太忙，跌了一個筋斗，一個高一班的同學拉了我起來，我們無言的親密的對笑着。一羣孩子如一條粗長的鐵鏈衝出了學校。雖然最後是我們失敗了。但那粗長的鐵鏈使我們相信了我們自己。我們怎會寂寞，怎會孤獨呢？」

這是年青的中國的呼聲。我們的青年就這樣地慢慢長成了——那個「孩子」說得不錯，在這樣的沈醉中他們是不會感到寂寞和孤獨的。讓我在這裡祝福他們。

我最近在文叢上發表過三篇短文（另有一篇「醉」也快要發表了），有人論到牠們，說是「一些糾纏不清的自白。」其實這並不是。固然我說明我怎樣寫了那部題作家的小說，我談夢談死，但談的並不全是自己的事。倘使我常常拿我自己或與我自己有關的事情作例，那只是因為我想寫得更真實一點，更親切一點。我知道我不是在寫論文。那位批評者在我這三篇文章裏看出我的「苦悶」、「彷徨」、「懦弱。」我覺得很奇怪。我的面前就擺着我的三篇文章，在家裏我吐露了我對於一個不合理的制度的積憤，爲那些被逼迫着做了不必要的犧牲的可愛的生命叫一聲冤屈。在死裏我說明「死」並不可怕，指出人爲了怕死甘願低頭去做種種違背良心的事情。我讚美真正視死如歸的勇士。在夢裏我說我要「在重重的矛盾中苦鬥。」我希望我會「克服種種矛盾成爲一

個強者而達到生之完成。」這些我至今還覺得沒有說錯。這裏沒有「苦悶」沒有「徬徨」更沒有「懦弱」的表現。我對於自己的路始終沒有懷疑過。在那篇短短的「夢」裏或許有招人誤解的地方，因為我說過「我盼望的倒是那痛快的死。」但是願望也並不是永在的。有兩三次我走過那「黑門」還把手在門上停留一下。但我沒有機會得到那痛快的最後。這是事實。然而正和我說「倒不如死在校刑架上痛快。」時一樣這並不是我「對自己的路始終懷疑」也不是在表現我的「懦弱」為謀人羣的幸福犧牲一己的生命，這是每個革命者的志願。古今來有不少志士仁人跟着刑場上的露水同消失了。沒有人能夠說自己比他們更勇敢。我常常修說尋求人羣的幸福，不能找到從容就義的機會，卻在紙筆上消磨我的歲月，那是我的無能。但這並不證明我的路就和大衆的路相背馳。我的路不是我自己發明的。那是許多人已走過而且正走着的路。譬如在那集全世界之視聽的南歐，某一個國家裏就有無數的人用血和肉走着這條路。這條路不能說不是大衆的路。我也從沒有在這條路之外找尋別的所謂個人的路。

「每個不願做奴隸的人都起來，」這不錯。但大衆的路還不是如此簡單。走大衆的路的人不僅自己不願意做奴隸，同時還要使別人也不做奴隸。使自己不奴隸，這倒不太難，但使別人同時也不做奴隸就不容易了。這道理不一定在創作裏才能夠表現出來，寫一篇短文也可以說得十分明白的。

我們處在什麼樣的時代，我們應該怎樣保全我們這民族的獨立，維持我們的生存，這用不着我來說，因為每個人都知道的。我也不是一个盲人。我的眼光從不敢離開現實。我和別的人一樣我也看得明白目前威脅着我們這民族的危機是日漸緊迫了，而且也知道這危機並不是一朝一夕所造成的。牠有牠的遠因和近因，牠有牠的發展的徑路。下什麼種子有什麼收穫。國際情勢的變化，離不了因果關係。要等到兵臨城下才叫出抗敵的口號，那倒是近視的人了。

我從沒有懷疑過抗×的路。我早就相信這是我們目前的出路。我所看見的大衆的路裏就包含着爭取民族自由的鬭爭。此外我再沒有個人的路。把個人的利益放在衆人

的利益裏面，怎麼還能有所謂個人的路？但是大眾的路也並非簡單的「抗×」二字所能包括。單提出「抗×」而不去想 *after——what*，還是不能解決問題。我們且把「抗×」比作一道門，我們要尋到自由和生存，我們要走向光明，第一就得跨進這道門。但跨進門以後我們還得走路。對於那時的步驟目前也該有準備了。因為我們誰都不是狹義的愛國主義者，而且近年來歐洲大陸已經給了我們不少有益的例子。

我以前的態度是如此，現在也是如此。若說我不會寫文章，我不想辯解。倘使斷定我「爲自己的路而徬徨苦悶」，那是說話的人自己弄不清楚。

路也許很長。但是走的人很多，而且遠遠的、遠遠的，有那一線光亮。每個人都看得見那光亮。在這時候誰還會懷疑自己面前的這條道路呢！

生

死是謎。有人把生也看作一個謎。

許多人希望知道生，更甚於願意知道死；而我則不然。我常常想了解死，卻沒有一次對於生起過疑惑。

世間有不少的人喜歡拿「生是什麼」「為什麼生」的問題折磨自己，結果總是得不到解答而悵悵地死去。

真正知道生的人大概是有的；雖然有，也不會多。人不了解生，但人依然活着。而且有不少的人貪戀生，甚至做着永生的大夢，有的乞靈於仙藥與術士，有的求助於宗教與迷信；或則希望白日羽化，或則禱祝上登天堂。在活着的時候爲非作歹，或者茹苦含辛以積來世之福——這樣的人也是常有的。

每個人都努力在建造「長生塔」，塔的樣式自然不同，有大有小，有的有形，有的無形。有人想爲子孫樹立萬世不滅的基業；有人願去理想的天堂中做一位自由的神仙。然而不到多久這一切都變成過去的陳蹟而做了後人憑弔唏噓的資料了。沒有一座沙上建築的樓閣能夠穩立的，這是一個很好的教訓。

一百四十餘年前法國大革命中的哲學家裴多塞不顧死刑的威脅，躲在盧森堡附近的一間頂樓上忙碌地寫他的最後的著作，這是歷史和科學的著作。據他說歷史和科學就是攻擊死的鬭爭。他的書也是爲征服死而著述的。所以在寫下了最後兩句話以後他便離開隱匿處，把服過毒藥的身子昂然交給了他的敵人。他那兩句遺言是：「科學要征服死，那麼以後就不會再有人死了。」

⑨他不夢想天堂，也不尋求個人的永生。他要用科學征服死，爲萬人帶來長生的幸福。這樣，他雖然寫了那兩句遺言就吞下毒藥，永離此世，他卻算得比誰都更了解生的了。科學會征服死。這並不是一個空想。裴多塞企圖建造一座爲大眾的長生塔。他用的

並不是平民的血肉，像童話裏所述的那樣。他卻用了科學。他沒有成功。可是他給那座塔奠了基石。

這座塔到現在還只有那麼幾塊零落的基石，不要想看見牠的輪廓！沒有人能夠有把握地說定在什麼時候會看見牠的完成。但有一件事實則是十分確定的；極少數的人在孜孜不倦地努力於這座高塔的建造。這些人是科學家。

生物是必死的。從沒有人懷疑過這天經地義般的話語。但是如今卻有少數生物學者出來企圖證明單細胞動物可以長生不死了。德國的懷司曼甚至宣言：「死亡並不是永遠和生物相關聯的。」因為單細胞動物在養料充足的適宜的環境裏能夠繼續營養和生存。牠的身體長大到某一定限度無可再長的時候，便分斷為二，成了兩個子體。牠們又自己營養，生長；後來又能自己分裂以繁殖其族系，只要不受空間和營養的限制，牠們可以永遠繼續繁殖，長生不死。在這樣的情形下面當然沒有死亡。

拿草履蟲為例，兩個生物學者美國的吳特拉夫和俄國的梅塔尼科夫對於草履蟲

的精密的研究給我們證明：從前人以爲分裂二百次，便現出衰老狀態而逼近死亡的草履蟲，如今卻可以分裂到一萬三千次以上，就是說牠能夠活到二十幾年。這已經較牠的平常的壽命多過七十倍了。有些人因此斷定說這些草履蟲經過這麼多代不死，便不會死了。但這也只是一個假定。不過生命的延長卻是無可否認的。

關於高等動物，也有學者作了研究。現在雞的，別的一些動物的，甚至人的組織（*embryo*）已經可以用人工培養了。這證明：多細胞動物體的細胞可以離開個體，而在適當的環境裏生活下去，也許可以做到長生不死的地步。這研究的結果離真正的長生術還遠得很，但可說是向這方向前進了一步，在最近的將來，延長壽命這一層，大概是可以用辦到的。科學家居然在顯微鏡下的小小天地中看出了解決人間大問題——生之謎的一把鑰匙。過去無數的人在冥想裏把光陰白白地浪費了。

我並不是生物學者，不過偶爾從一個研究生物學的朋友那裏學得一點那方面的常識。但這只是片斷地學來的，而且我時學時忘。所以我不能詳細徵引。然而單是這一點

零碎的知識已經使我相信阿多塞的遺言不是一句空話。他的企圖並不是一個幻想。將來有一天科學真正會把死征服的。那時對於我們，生就不再是謎了。

然而我們這一代（恐怕還有以後的幾代）和我們的祖先一樣，是沒有這種幸運的。我們帶着新的力量來到世間，我們又會發揮盡這力量而歸於塵土。這世界映在一個嬰孩的眼裏是五光十色；一切全是陌生。我們慢慢活下去。我們儘量經歷，領受。我們舉起一杯一杯的生之酒儘情地飲下。酸的，甜的，苦的，辣的我們全嘗到了。新奇的變為平常，陌生的成為熟習。但宇宙是這麼廣大，世界是這麼繁雜，一個人看不見、享不到的是太多了。我們彷彿走一條無盡長的路程，遊一所無窮大的園林，對於我們就永無一個止境。「死」只是一個障礙，或者是疲乏時的休息。有勇氣有精力的人是不需要休息的，尤其在盛景當前的時候，所以人應該恨「死」，不願意和「死」接近。貪戀「生」並不是一個罪過。每個生物都有生的慾望。蚱蜢飢餓時甚至咬掉自己的腿以維持生存。這愚蠢的舉動是無可非笑的，因為這裏有的是嚴肅。

阿爾志巴綏夫的英雄奈司拉莫夫（見中篇小說朝影）說：「我愛那陽光，那天空和春光秋景；我愛那青春以及自然母親所給與我們的和平和歡樂……」他第二天便去完成犧牲生命的偉業。妃格念爾（那個被稱為俄國革命的貞德的女子）「感激那以金色光芒來洗滌田野的太陽，感激那夜間照耀於花園天空的明星，」但她終於讓專制政治將她在席呂塞堡中囚禁了二十幾年。爲了思想而被燒死在電椅上的鞋匠沙珂還告訴他的六歲的女兒：「夏天我們都在家裏，我坐在橡樹的濃蔭下面，你坐在我的膝上，我教你唸書寫字；看你在綠的田野上跳盪，歡笑，唱歌，摘取樹上的花朵，從這一株跑到那一株，從清明的溪流跑到你母親的懷裏。我夢想我們一家人能過這樣的幸福生活，我也希望一切貧窮的兒女能夠快樂地和他們的父母過這種生活。」

「生」的確是美麗的，樂「生」是人的本分。前面那些殺身成仁的志士勇敢地戴上荊棘的王冠將生命視作敵寇，他們並非對於生已感到厭倦，相反的，他們倒是樂生的。所以奈司拉莫夫坦白地說：「我不願意死。」但是當他被問到爲什麼去捨身就義時，

他卻昂然回答：「多半是因為我愛『生』過於熱烈，所以我不忍讓別人將牠摧殘。」他們是爲了保持「生」的美麗，維持多數人的生存，而毅然貢獻出自己的生命的。這在嚴肅中盪漾着溫情。這樣深的愛，甚至那軀殼化爲泥土，這愛也還籠罩世間，跟着那太陽，那明星永久閃耀。這是「生」的美麗之最高的體現。

「長生塔」雖未建成，長生術雖未發見，但這些視死如歸但求速朽的人卻也能長存在後代子孫的心裏。這就不朽。這就是永生。而那般含垢忍恥積來世福或夢想死後天堂的「芸芸衆生」卻早被人忘記，連埋骨之所也無人知悉了。

我常將生比之於水流。這股水流從生命的源頭流下來，永遠在動盪，在創造牠的道路，通過亂山碎石中間，以達到那唯一的生命之海。沒有東西可以阻止牠。在牠的途中牠還射出種種的水花，這就是我們生活裏的愛和恨，歡樂和痛苦，這些都跟那水流不停地向大海流去。我們每個人從小到老，到死，都朝着一個方向走，這是生之目標，不管我們會不會走到，或者我們會在中途走入了迷徑，看錯了方向。

生之目標就是豐富的滿溢的生命。正如青年早逝的法國哲學家居友所說：「生命的一個條件就是消費……個人的生命應該爲他人而放散，在必要的時候還應該爲他人而犧牲……這犧牲乃是真實的生命之第一個條件。」我相信居友的話。我們每個人都有着更多的同情，更多的愛慕，更多的歡樂，更多的眼淚，比我們維持自己的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所以我們必須把牠們分散給別人，否則我們就會感到內部的乾枯。居友接着說：「我們的天性要我們這樣做，就像植物不得不開花似的，縱然開花以後便會繼之以死亡，牠依舊不得不開花。」

從在一滴水的小世界中怡然自得的草履蟲到在地球上飛騰活躍的「芸芸衆生」，沒有一個生物不樂生的，而且在其間有一個法則支配着。這就是生的法則。社會的進化，民族的盛衰，人類的繁榮都是依據這法則進行的。這法則是「互助」，是「團結」。人類靠了這個纔能夠不爲大自然的力量所摧毀，反而把牠征服，纔建立了今日的文明；一個民族靠了這個纔能夠抵禦他民族的侵略而維持着自己的生存。

維持生存的權利是每個生物，每個人，每個民族都有的。這正順着生之法則。侵略倒是違反了生之法則的。所以我們說抗戰是今日的中華民族的神聖的義務，沒有人可以否認。

這次的戰爭乃是一個民族維持生存的戰爭。民族的生存裏包含着個人的生存，猶如人類的生存裏包含着民族的生存一樣。人類不會滅亡，民族也可以活得很久，個人的生命則是十分短促。所以每個人應該遵守生之法則，把個人的命運聯繫在民族的命運上，將個人的生存放在羣體的生存裏。羣體綿延不絕，能繼續到永久，則個人亦何嘗不可以說是永生。

在科學還未能把「死」完全征服，真正的長生塔還未建立起來以前，這倒是唯一的可信賴的長生術了。

我覺得生並不是一個謎，至少不是一個難解的謎。

我愛生，所以我願像一個狂信者那樣投身到生命之海裏去。

關於「何爲」

「何爲」的名字我在十六七歲的時候就知道了。後來聽說這書有英文譯本，^①曾託友人在倫敦、紐約等處覓求過，卻沒有結果。一九二八年春天我在巴黎賽納河畔一家書攤上買到這書的法文譯本，書名改作了「妒嫉」，但內容是一看便明白的。這法文譯本也早絕版了，我無意間得到牠，心裏的快樂自不必說。我那時在翻譯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說薇娜，司特普尼亞克的三十九號，蒲列魯克爾的爲了知識與自由的緣故，這都是描寫舊俄新女性的姿態的作品，我打算把何爲也譯出來，和牠們編在一起，印一本小冊子。然而後來滅亡的寫作佔去了我的時間，而且那幾篇譯稿寄回上海後也找不到發表的地方，那時候的雜誌編輯不會看得起我的文章，更沒有一家書店肯接受我的稿子。我便停

① 英譯本名「一個重大的問題或何爲」，在紐約刊行，譯者爲 Nathan Haskell Dole，現已絕版。

止了何爲的翻譯。那時我已經開始譯了幾頁，但現在連那譯稿也不知道失落在什麼地方去了。一攔就是幾年，直到三個月前我整理破書，找出了這本何爲，拿給世彌和宗融看，他們都說願意翻譯，就把這事情拜託給他們，同時刊出預告，上面寫着兩個人的名字。世彌沒有失信，過了一個多月的光景，她就將稿子送來了，是這麼流暢的譯筆，又是她一個人翻譯的。我把譯稿仔細讀過一遍，在我算是了卻一樁心願，我覺得很高興。

關於這本小書我還想說幾句話。我在俄國社會運動史第一卷第六章裏面曾論過牠，我寫了一個極簡略的節要，這和現在這譯本的內容不大相同。◎我的節要是根據捷克馬沙列克的俄羅斯精神第二卷第十四章寫的，馬沙列克對於俄國社會運動的知識之廣博，是無可懷疑的，他的著作裏面徵引何爲的處所甚多，而且有些對話還是這譯本裏所沒有的。◎根據這兩點我們便可以斷定法文譯本只是一個節本。不過原本我們

◎馬沙列克是哲學家，但在這譯本裏卻是醫生，而且克魯泡特金在俄國文學的理想與現實中也說他是青年醫生。

一時找不到，這節譯本又沒有支離破碎之處，並且從結構方面看來，沒有那個近乎大圓圓的結局，^⑤反而是更完美一點。所以我們也就以這節譯本為滿足了。

這小說若從藝術的觀點來看，不免是很平常的作品。牠的結構不僅是非常簡單，而且很貧弱。^⑥然而牠對於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俄國男女青年卻有過極大的影響，對於牠們牠簡直是「一個天啓」。牠一出版馬上就成了俄國青年的綱領和福音，牠的確

譬如霍爾賈倫和卜何夫的合理的利己主義，說牠是冷的，平庸的，嚴酷的。卜何夫答道：「這理論是冷的，然而牠教人怎樣去創造溫暖。一根火柴是冷的，火柴匣子的邊也是冷的，然而在牠們裏面卻含着火，牠會給人燜飯，而且使人身體溫暖。這理論是嚴酷的，然而牠使人們超越牠，他們就不再會做那些徒然無益的同情之可悲的玩具了。担荷別路針的手的不應該退縮的，因為單純的同情對於病人並沒有一點好處。這理論是平庸的，然而牠揭示了生活的真正動機，而且只有在生活的真理中我們才會找出詩來。」這一段話在這譯本裏就沒有。

^⑤ 卜何夫假裝自殺而去美國，等到他對於霍爾賈倫的愛情冷淡了，便回到聖彼得堡與霍爾賈倫的女友結婚，兩家往來甚為親密。這事情在馬沙列克的書裏也討論到，然而這譯本裏沒有一定是無法跟者讀去了。我覺得這節翻譯是值得讚美的。

支配着，指導着當時青年男女的行動。^⑤

這小說的力量在於牠所闡明的理論，在於牠所描寫的實在論者（或虛無主義者）的典型。這無異乎給當時的青年男女指示一條道路，告訴他們應該做的事情。這小說裏的主人公，那些實在論者，又是唯物論者，實證論者，利己主義者。^⑥他們並不博學，然而卻

⑤ 瓦利契夫斯基在他的俄國文學史中說這小說缺乏藝術和詩的色彩。然而巧爾尼雪夫斯基的藝術觀是「非美學的」。巧氏的詩的定義是：生活，活動與激情。他以為生活本身才是美麗的，藝術只能幫助來說明生活，而決不能代替現實，也不能達到與現實同等的地位。巧氏的一個信徒還說：「一個鞋匠比拉斐耳（意大利名畫家）要真實得多。」

⑥ 這小說是在監獄裏寫成的，出版後不久作者就被放回到西伯利亞，在其後的二十年間他都以隱微的憂慮過着困苦的生活。他的崇高的人格感動了無數真實的男女青年。

⑦ 巧爾尼雪夫斯基說過：「真正的實踐論者除了愛和高貴的心靈外，什麼也沒有了。」他的一個信徒沙烈夫更說：「我們相信我們是爲人類的幸福奮鬥的。」可見所謂合理的利己主義是與自私自利不同。他一方面尊重，而且主張個人的自由，權利，和獨斷性，他方面也傾向於共同的善與萬人的幸福。所以這合理的利己主義又可稱做利他的個人主義。

能科學地思索。他們是銳敏的觀察者，而且常常從他們的觀察得來合於邏輯的結論。他們把這實證的知識也應用到道德的方面去。因此他們否定了一切過去的傳統和習俗。自然質樸，坦白，這是他們的口號，而且成了他們的生活的特徵。他們少說話，而寧願多實行，多學習；但是他們卻喜歡彼此爭辯討論那些哲學的，社會的，政治的問題。他們中間也許有兩三個會抱着這實在論走於極端，但大多數的人都是誠懇的工作者，他們為自己同時也為同胞工作。他們當着一切困難的問題，處在一切困難的環境裏面，都能夠冷靜地思索而行動。

他們應該怎樣做呢？「何爲」的問題來了。一切都是很顯然的。社會應該根據自由社會主義的原理組織過。一切制度必須與福利業的理想相合。這些理想應該用路易·布郎式的合作組織而且由人民的教育來實現，這不僅是依照福利業所指示的，同時還與洞文的計畫相合。

這可見克爾尼雪夫斯基在何爲裏所闡明的理論並不是他的創見，他的論據還是

從西歐的作者那里得來的。

有一點是應該特別提說的，就是巧氏在這小說裏還解決了幾個重要的婦女問題，（如爭自由求知識的問題等等，尤其是夫婦中間的關係這問題。）在俄國四十年代喬治桑是很時髦的，然而普式庚卻借着達季安娜大膽地，獨立地處理了這問題。德魯景

⑦

達季安娜是普式庚的最喜愛的女主人公。這一個鄉村的姑娘愛上了時髦的富家子阿涅金，他卻並不注意她。她向他表示過她的真誠的愛，卻被他拒絕，而且得了他一番教訓。後來他被母親逼着到了莫斯科，嫁給一個年老的將軍。他們夫婦到聖彼得堡，還在那里成了交際社會的明星。在這時候阿涅金出現了。他遇到她，這一次是他瘋狂地愛上了她。他送着一個機會向她表示他的愛情，她說：「阿涅金，那時候我還年青，我想，人比現在還漂亮，而且我又愛你……可是一個鄉下姑娘的愛情在阿涅金是一點也不希罕的，他完全不注意她。……可是他現在為什麼又步步地跟着她呢？為什麼會這樣地注意她呢？是不是因為她現在有錢，成了上流社會的好人，在宮殿中又受着歡迎呢？……但是在我，那一切的財富，那豪華的宮殿生活，我的一切的成功，我的那些富麗堂皇的房舍與宴會……在我，全是空虛！我寧願懷着這討厭的衣裳，這殘缺的，這一切的可憐與光榮，來換取舊時舊事，一塵不染，還有我們那所簡陋的茅舍，那些我們第一次相會的地方，還有我們村裏的墓場，我那可

林的波林加不肯接受她丈夫的犧牲，而和他留在一起，那丈夫知道妻子愛着年青熱情浪漫的加利奇，他原諒她，然而到底他患肺病死了。同樣赫爾岑在誰的罪過裏面使那個不幸的丈夫死於酒病。其他如岡察洛夫，屠格涅夫，阿斯特洛夫斯基諸人都在巧氏之前企圖來解決這問題。這一切的企圖都是失敗了的，因為沒有人敢來提出一個積極的答案。然而這問題是一個社會主義者所不能忽視的。巧氏當然要根據他自己的立場來提出一個有力的解決了。

婦女問題在當時的俄國內是急待解決的。在尼古拉一世的治下女人從政治的壓迫所受到的苦楚並不減於男子。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就有不少的跟着丈夫到西伯利亞去。女人也分擔着男人的政治的渴望，一八五〇年塞瓦斯托波爾叛亂中就有三百七十五

個的乳母的墳墓旁邊有一個十字架和幾株蔭涼的樹木。……在那時候幸福是可以實現的！幸福是那麼逼近！……」她含着眼淚語他離開，她最後說：「我不能夠委身給你！我愛過你，我現在還愛你。然而我現在結了婚，我要遵守我的信誓。」

個女人因參加叛亂被處死刑。一八六一年以來的革命運動更浸透了女性的血和淚。女人的求知競爭自由的渴望變成不能夠遏止的了，父與女的鬭爭已經以一個慘痛的姿態現露出來。女子的教育成了迫切的需要，而使政府也不得不於一八五八年開始創辦了女子學校。

巧氏的何爲就是在這時期（一八六三年）出現的，他把握住了這現實，由此創造了新婦女的典型，表現了當時的年青女性的渴望，指示了她們應該有的觀念，應該走的道路。

這是七十幾年前的舊作了。然而這觀念，這道路在現今仍還是很新的。虛無主義雖已成了過去的陳跡，但牠那「利他的個人主義」的精華依舊存在於那些現今激動着歐美前進青年的社會思想中，對於我們的青年也應該有點幫助，所以這本小書的翻譯雖無接受文學遺產的意義，卻也有其獨特的使命的。

一九三六年四月

③ 有些人把老子的無爲哲學或個參·雪稱托夫的悲觀哲學當作虛無主義，這是一個錯誤。

關於「死之懺悔」

前年年底伯峯回到上海，和我常常見面，我看見他閒着無事便介紹了一本書給他翻譯。這是日本古田大次郎的獄中記死之懺悔，我知道他在東京時就讀過了的。他說他也喜歡這書，打算動手翻譯雨三章試試看，便高興地把原書拿了去。他不曾爽約。去年五月底他把全部譯稿送來了。我答應替他仔細校閱一遍。我以爲至遲七月初我就可以把他的譯稿交到印刷局去。然而忙碌的生活使我對朋友失了信。我在七月初交出去的，只是一部份的譯稿，其餘的三分之二就在我的書桌上放了將近一年的光景，直到最近我才能够把牠校完。現在這書要出版了，在我也算卸去了一個重負。我自然感到欣慰。這一年來我每天就記墨着這工作，牠把我折磨苦了。

我應該告訴讀者，伯峯交來的只是一個節譯本。其實原書就非全璧。出版之前便經

過了檢查員的刪削。節譯的辦法還是出於我的提議。原書出版在十一年前，古田的事件發生更早，我們一般異國的讀者對當時的情形自然十分隔膜，所以原書中有許多處所我們的讀者現在看來頗不易了解，而且感到興趣。我以為不如索性把牠們刪去，倒可以省去讀者的一部份時間。不過我讀了伯峯的節譯本，我對於他那取捨的觀點卻不能同意。因此在校閱的時候我還做了編輯的工作。我刪去了一些地方，又增補了一些地方。刪去的約有兩三千字；增補的字數至少在三萬以上。這時伯峯已不在上海，我只得請了陸少慈來做補譯的工作，其中也有幾處是我翻譯的，但這樣的處所並不多。同時我還請少慈把全部譯稿對着原文再看一遍。總之古田的獄中記能够以這樣的形式在中國出版，除了伯峯而外，我們還應該感謝少慈。

我們知道死之懺悔是一個死刑囚的獄中感想錄，原稿共三十二冊。但這都是死刑確定前所寫的。作者自己說只有第三十三冊纔是「真正的死刑囚的獄中記」，那是判決死刑後的作品。這最後的一冊據布施辰治在序文裏說當局不許拿到外面去發表。然

而牠後來終於被領取出來而且祕密出版了。我得到一冊，曾讀過一遍。書名是死刑囚的回憶，但在一二八的滬戰中被炮彈打毀了。我沒法將牠譯出附印在這里。這一冊的內容和以前的三十二冊（即死之懺悔）差不多，不過調子略微有點不同。寫以前的三十二冊時作者已經知道死刑是無可避免的了。他沒有挽救的方法。然而判決究竟不會確定。死雖然就立在他的眼前，但牠卻不住地在搖晃。希望縱然是極其微弱，卻也不會完全消滅。所以那時有疑惑，有掙扎，有呻吟，有眼淚。作者當時還不大認識死的面目。最後臨到了寫第三十三冊，一切都決定了，從此再沒有從前那種不安定，從前那種苦苦的掙扎。的確如布施辰治所說確定了捨棄生命以後，心境和態度都是更為沈靜，真有超越生死之慨。因此無怪乎有人會以為這一冊「真正的死刑囚的獄中記」，反不及以前的三十二冊中文筆之清麗和表現之沈痛了。

古田大次郎是一個安那其主義者，同時他又自稱為一個恐怖主義者。其實安那其主義和恐怖主義是兩樣東西。（許多安那其主義者都不贊成恐怖主義）而這書可以

說是和安那其主義不相干。若把牠當作一個恐怖主義者的心理分析的記錄看倒很適當。或者把牠看作一個純潔的青年靈魂（或者就說一個人）的最真摯的自白看也無不可。所以加藤一夫讀了牠，就「覺得我（加藤氏）的靈魂被淨化了。我真的由於他的這記錄而加深了我對於生活的態度。」這記錄在深與真兩方面是超過了無數的書冊。和牠同類的書本我連一冊也沒有見過。加藤一夫稱古田爲一個「真誠的，真實的而又充滿溫情的純真的靈魂。」這個靈魂的最深而又最真的表白當然會引起無數年青的靈魂的共鳴。加藤一夫說「死之懺悔」是一本「非宗教的宗教書」也是有原因的。

但這樣說並不就是表示在古田的書中所有的觀點都是正確的，其實不然。我覺得原書內有一些議論都是值得商討的。伯峯似乎喜歡議論，他常常不肯將牠們割愛。然而我卻不得不把牠們刪去了一部份，以便補入被他割棄而我和少懿都覺得是更有價值的一些篇頁，雖然發議論的處所我們也還保留了一些。

我愛死之懺悔，我甚至爲了這書才發願去學日文，但是我每次讀牠，在我的心靈被

那麼強烈地震撼了以後，我卻有一種惋惜的感覺。像古田那樣的人不把他的希望寄託在有組織的羣衆運動上面，卻選取了恐怖主義的路，在恐怖主義的境地中去探求真理，終於身死在絞刑臺上。這的確是一件很可痛惜的事。

我最近寫過一篇談死的短文，裏面也談到這書，而且和我在前面所說的話還有一點關係，所以把他印在後面作爲附錄。

關於「生人妻」

這本集子是應該由世彌自己編好交給我的，她這樣答應過我。但是「死亡」阻止她做完她所計劃做的一切事情。我沒有理由責備她失約。馬大哥又遠在成都，自從他遭逢了這個災禍以後，我們就不會得着他的信息。從別的朋友的來信裏，我知道他一時還不能從悲痛的網中掙扎出來。我更不能夠在這時候去整理世彌遺著的事情去增加他的悲思，雖然我知道世彌有不少的遺稿留在家裏，裏面也許還有描寫鹽場生活的中篇。

我認識世彌有七八年了。（那時馬大哥剛接了她從四川出來預備回到法國去。）直到一九三四年以後我們纔有機會常常見面。但是她很少和我談起寫小說的話。我們都不知道她偷偷地寫着短篇。所以我在生人妻的原稿上替他寫了「羅淑」的筆名交給靳以。後在文季月刊發表時，連靳以也覺得奇怪。生人妻發表以後，許多朋友讚美這

篇文章，卻不知道作者就是他們時常見面的一個熟人。

在生人妻以後我又從世彌那里得到劉嫂，橋子，井工三個短篇。井工是她離開上海時交給我的。還有幾個未發表的短篇由她自己帶回四川去了。她答應回到那邊把牠們刪改後再寄來。可是她並沒有寄出。她的來信裏只說她身體不好，不能夠靜下心來工作，要我等待一些時日，於是就來了她的死訊。這就是我等待了多日的結果！

我還能夠等待的。但是書店負責人卻幾次來催索生人妻的原稿。我很了解那位負責人的心情。在這種時候我們的生命猶如庭園中花樹間的蛛網，隨時都會被暴風雨吹打斷。倘使我們不趕快做完一件事，也許就永無機會來做牠。今天還活着談笑的人明天也許會躺在寂寞的墳場裏。飛機在我的頭頂上盤旋了三天了。誰能夠斷定機關槍彈和炸彈明天就不會碰到我的身上？然而我活着的時候，我是要工作的。我願意趁這時機多做完一件事。所以我就這樣草率地將生人妻編成了。倘使這草率的工作使得在另一個世界裏的世彌感到不滿，那麼還望她原諒我。

附錄三篇是我和靳以、烈文三人寫的一點回憶和哀悼。這是她的朋友們爲她說的話，裏面並沒有虛偽的恭維。我想牠們或者可以幫助讀者了解世彌的思想和爲人，所以我把牠們附印在這集子裏。

一九三八年六月二日在蘭州。

紀念一個友人

我想不到我會來寫這樣的文章，記憶逼着我寫。記憶使我痛苦。甚至在這個人的命運被聯繫在民族的命運上的時代中，我還受着個人情感的煎熬。我不說我們民族的損失，固然世彌（即羅淑）是中國的一個優秀的女兒；我不說我們文壇的損失，固然世彌的作品顯示了她的未來的光榮的成就；因為在侵略者鐵蹄的踐踏下，許多青年有爲的生命，許多卓絕的文學才能已經變成了白骨黑灰。爲了一個民族的獨立和生存，這樣的犧牲並不能算是昂貴的代價。許多人默默地死去，許多人默默地哀悼他們的死者，沒有誰出來發一聲不平的怨言。我也沒有權利把我個人的悲痛提出來加在這許多人的悲痛上面，促他們多回顧「過去」，給他們多添一分苦惱。他們需要的是「遺忘」，要忘記過去的一切，要忘記災禍與悲痛，像唐·吉珂德那樣地投身在神聖的抗戰中去。

然而我不能夠抑制個人的悲痛，我無法補償個人的損失。這一個友人的死給我留下的空虛，到現在還不會被填補。記憶逼迫着我寫，悲痛逼迫着我寫，爲了我自己，爲了我的一些朋友，我要寫下這篇關於世彌的文章。

世彌是一個平凡的人，甚至在她的外貌上人也看不出有一點鋒芒。她寫過文章，但她的文筆並不華麗，那裏面有的是一種真實樸素的美。她不喜歡表顯自己，她寫文章也不願意讓朋友們知道。她把她的熱情隱藏在溫厚的外表下。許多人說她是一個賢妻良母型的女性，卻少有人知道她是社會革命的戰士。在我們這一輩人中間，有時因了意見的分歧會損害友情，個人的成見妨害到事業的發展，然而她把我們大家（至少是我們中間的一部分人）團結在一起。她的客廳彷彿成了我們的會所。但我們並不是同時去的，我們個別的去，常常懷着疑難和苦惱去求助於她。她像長姊似地給我們解決問題，使我們得到安慰和鼓舞。她的思慮是十分週到，她的話語簡單而有力，我們都相信她，敬愛她。

她有一種吸引力把許多朋友拉到她身邊，而且使他們互相接近了解。一個朋友被人追緝得最厲害的時候，他到上海來總是由她和她的丈夫款待，他就住在他們家裏，或者她替他轉信。那個朋友也是我的友人。艱苦的環境使他的頭髮在幾個月內就完全變成了白色，但是他的精神卻並沒有衰老。今天他還在漢口做了「朝鮮民族戰線聯盟」的一個負責人，忙碌的工作反而使他更年青了。他應該記得三四年前他從××來要世彌轉告我說外面有不利於我的風傳，她也曾兩三次關切地勸我行動要謹慎。我感謝他們的關心，但我覺得並沒有這必要。又有一次我受了一個朋友的囑託從××××××××布爾喬亞戒下的××帶了一支手鎗，一百顆子彈和一包文件到她的家裏寄存。她毫不遲疑地接收了牠們，讓牠們在她的家裏放了一年，到她離開上海時才讓另一個朋友拿去。這些事倘使她活着，她一定不讓我說出來，而我也不便寫，但是如今她和我已經成了兩個世界的人。我不會當着她的面說一句感激的話語，我知道這會使她不高興。然而這時候思念割痛我的心，我願意讓人知道我們從她那里得過的恩惠，要是這觸犯了她。她

也會原諒她的這一個朋友，因為這是最後的一次了。

我不敢想，有時候我甚至不能相信世彌的死訊是真實的，去年九月八日上海西車站的分別彷彿還是昨天的事。上海淪陷後她和宗融打過急電來探問我的安全，又屢次寫信勸我離開「孤島」。我答應今年到他們那里去。如今我失了約，而她也不能活著來責備我了。

這三四年來，我在生活裏事業上遇到各種麻煩。我究竟缺乏忍耐，我不能從容地應付一切，常常使自己被束縛在一些苦惱中間。朋友不寬恕我，仇敵不放鬆我，我不能嚴格地糾正自己，我反而讓自己陷在絕望的心境中。好幾次我帶着氣憤到她那里去伸訴，她仔細地開導我，安慰我，甚至指正我的錯誤。她知道我的弱點，我的苦惱，我的渴望。但她決不姑息她的友人。我是在朋友們的督責下生長起來的。她便是那許多朋友中間給了我幫助最大的一位。但是如今我不知不覺間就失掉了這樣一個友人。我的悲痛不是沒有原因的。

我嘮嘮叨叨地敘說我個人的損失，我太自私了。我們許多人中間失去這一個連鎖，那損失比我個人的更大。而且就個人的悲痛來說，我們大家敬愛的馬大哥，我認識他在他和世彌結婚以前，只有我知道世彌在他的生活裏，情感上佔着什麼樣的位置，只有我知道世彌是他的一個怎樣的不可分離的生活與工作的伴侶。他們九年來始終沒有分離過。如今一隻殘酷的魔手把她抓了去，永遠不放回來。留下他一個人帶着那個聰明可愛的小彌和一個新生的孩子，在那間空闊的屋子裏，八歲的小彌天天嚷着要「媽媽」，新生的孩子又無知地啼哭等着人餵奶。做一個這樣的父親，不知道會費掉幾多的心血。對於在書堆裏過慣生活的馬大哥，我簡直不敢想像他的悲痛。我不能够安慰他，因為他的災禍是太大了。但是我想借用馬志尼勸慰赫爾岑的話來勸他。

「勇敢些，你要抑制悲痛，不要叫你的精神破碎了。我常常以為我們的親愛的人的死會使我們變成更好的人，你的義務乃是去做一切她所喜歡的事而不去做任何她所反對的事……」

現在正是這時候了。

別了，我永不能忘記的友人，我不再用言詞來哀悼你。我知道你不喜歡我這樣做。我還記著你的話，你不願意在這樣的年紀早早地死去，你更不會願意在你渴望了幾年的抗戰的烽火燃燒的時候寂寞地閉上你的眼睛，但是你已經盡了你的職責而躺下了。你留下這麼深的敬愛在我們中間，你可以安靜地休息了。我們失去了你這樣一個連鎖，可是我們已經堅實地團結起來，你的手所放下的火炬，也將由我們接過來高高地舉起。我們會把他舉得更高，使你的和我們的理想早日實現，我知道那會是你最快活的時候。到了那一天，你會活起來，活在我們的心裏，活在我們的理想裏。

春月之死（石川三四郎）

對於我們死是未知的世界。未經驗死的我們沒有談死的資格。只有在到死的進行裏纔能看見死的莊嚴。這並不是死的問題，卻不外是使死如何不朽的問題。

「未知生，焉知死，」古人這樣地說過。然而知道生的人也未必就瞭解死。在我們看來生與死並不是同一的東西。我們留戀生，而恐怖死。就因為這個緣故死纔格外使人激動。

我並不必來區別自然死與人爲死，也不必來問自殺與他殺。問題只在死是否生之最高點。一直到最後都是正當地生活着的人之死當然是美的。因為死是生之完成。生如是正當，則死也就是詩。

不義與醜惡充滿天下之時，則正義與善美起而叛逆。有像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齊那

樣的消極的人，然而也是澈底的叛逆者。暴力統一天下之時，連餓死也是偉大的叛逆。當一般的人（尤其是應當以美為生命的詩人）成了俗惡的時代精神之奴隸，和統治階級之卑下的幫閒的時候，那些懷着詩魂不肯與世同流合污的人便不得不叛時代而與萬人為敵。對於以詩為生命的人，死也是一種不得已的自己完成。

「如果只是美麗地破碎，像你這樣的詩人和夢之王者，你在這個齷齪的世界最不適宜的，爲了你那種夢與願望的熱烈，讓自己的魂年青的破碎罷。」春月這樣地歌唱着。

我們的難得的同志，而且身為近代日本的巨匠之一人得着我們深的尊敬的詩人春月，這樣地遂了秋日夕陽似的壯烈的最後。「飛燕般輕快地，落花般悲愴地，要這樣地生，要這樣地死，」自己如斯歌唱了的春月不得像飛燕般輕快地生，然而他的死卻成爲更其痛烈的了。

死是可悲的。尤其是在被遺留着的親近的人看來再沒有比這還可悲的事。然而詩

人春月之死決非空的死滅。這不如說是最後的大創作。我們今日的生活是地下勞作的生活，同樣春月的真正生活也是更隱秘的地下生活。他的真精神要見日光還是這以後的事。我們應當把這個年青的巨匠遺留下來純潔的詩魂在輝耀的太陽下禮讚。我們應該使那時候早一天到來。

我稱春月爲巨匠。他不僅是一個非常用功的人，愛讀書而見識廣博的人，而且在他的文學者生活之真摯與詩人才能之豐富這兩點上，他可以算是近代日本最偉大人物中的一個。

他待人很殷勤而溫厚，他的內心所懷抱的魂閃耀着秋霜烈日似的精氣與光亮。他給我的遺書中說要我原諒他的軟弱，但這不就是他的意志的堅強之表現麼？他始終保守着詩人的最高的純潔。對於燃着年青的熱情的他，這二十年來苦悶的文學生活一定是世人到底想像不到的光榮的。在這爲不義與陋習所支配的今日之世，他爲了完成其

高潔的生涯而選取了死，這決不是因爲「軟弱」。

生田君自殺前四五日我和他同到同志宮島資夫^①的家去。是因爲聽了志士之與型似的宮島君出家的消息而去的。然而宮島君已經去了京都，我們不能夠和他晤談，覺得可惜。在生活真摯與叛逆俗流這兩點上面，宮島、生田兩君是同道的，爲叛逆者而欲固守純潔的兩個優秀的文藝家，一自殺，一出家。這事實當然給了我們以痛烈的印象。

附生田春月給作者的告別信

終於不得和先生告別了。承你那麼親切地勉勵我，終於辜負了你的期待，這是可悲的事。然而我已經沒有了生活的力量。自己身爲同志之一人，雖然力量微薄，卻也想做一點事情，但結果一點事也不能做，爲了自己的無力，不得不去死了。請你

① 宮島資夫是日本的前進小說家，作品有短篇小說《金草》——譯者

原諒我的軟弱。百合子君處請代問好，敬祝先生的工作與 *Dynami-que* 成功。

五月十九日在大阪
生田春月

「地人論」◎的介紹早就打算寫了，不過因為日期提早，便不能寫了，很是遺憾。

◎ 夏月百合子，石川君的美女。——譯者

◎ 這是石川君辦的小刊物——譯者

◎ 地人論即愛利則·亞可似的名著，與地，石川君譯作地人論，只出了第一卷。——譯者

憶春月（石川三四郎）

春月逝世，轉瞬就到了一週年。真是非常迅速。回顧那比夢還無常的逝去了的一年，我不得不呆然了。悠悠的春月在我們之前，在久遠的光明之中，還奏着無言的靜靜的歌罷，然而在我們這種倉皇的生活裏不能夠聽見這歌聲就過去了。

春月逝世以後三百六十五日，詩人春月之姿越發成爲偉大而繼續成長了。

月夜，在清輝之下，

磨光滑的象牙，

做成長的手，

做成圓的脚，

中午，在透光鏡下面，
伐火紅色的珊瑚，

注入淚。
注入夢，
做成髮，
做成腫，
刻黑鑽石，
在漆黑的暗夜，

注入露，
注入雪。

做成唇，
做成心，
注入血，
注入愛。

把我所有的一切全獻上，
掬我的思想，掬我的願望，
造成魂之家，

如今，身是空了，
變成風，

變成翼。◎

◎ 在四月的詩，題爲「魂之家」收在「象徵之鳥籠」內。——譯者

他在宇宙無限之中彫刻了的美之殿堂，魂之家，不，詩人春月自己之姿這樣地現於我們之前，如明麗天日之燦爛，如颯颯朝風之清爽。

作為單純的人來說春月可評議的地方也不少。他有許多苦悶。尤其是寂寞的戀之苦悶。而且他更以輕視戀愛而自負。為瑣碎細膩的人情所羈絆住的他卻保持利劍一般的峻烈的自己的尖銳。在理論上他是虛無主義者，而他的心底卻漲着難冷壓的熱血。他投身於有着種種方向的這樣的激流之漩渦中而苦惱着。因此他很着急。在他，要平安經過這激流，並不是容易的事情，一定需要着努力與環境之激變。我如果三十六歲時不會得到從日本脫走的機會，或者我已經負擔了像春月的這樣的運命也未可知。現在我想像春月晚年的心境而深有所悟的時候，不覺自己驚懼起來。

他找不到人生之中飛躍的機會，就斷然選取了超人生的飛躍。因此作為革命家的他的生活就不能夠被看到了，這事情是我們的不能補償的大損失。然而作為詩人的春

月的偉大的豐姿卻無礙地大放著光明。尤其是他最後給我們遺留下來的「象徵之鳥賊」一零詩稿，我相信通過明治、大正、昭和、三朝都還沒有與牠匹敵的作品。

得把這樣偉大的作品遺留給後世的他，是在美一方面，在詩一方面悲憫著我們這個貧弱寂寞的國度罷。

詩人春月的光明曾經世變越時代而愈加麗朗，愈加熾烈的。

一九三一年於橫濱

前面兩篇紀念日本詩人生田春月的文章從石川三四郎的散文集「不盡想望」中譯出。這兩篇都在石川君的小刊物 *Dynamique* 上發表過。這次重讀，我很受感動，就把牠們譯了出來。生田春月於一九三〇年五月十九日投瀨戶內海自殺。他自殺的原因在他投海前幾點鐘寫給石川君的信中便說得很清楚。石川君是日本的社會學者。他的思想之透徹，生活態度之真摯，人格之完美，在日本是少有人能夠比得上的。他的作品，西洋社會運動史是一千頁以上的巨著，據說是屬稿三次，

一次燬於火，一次失於盜，而終於完成了的。那是一冊熱情滿溢而內容充實的著作。他的散文很樸素，卻自有其可愛之點，在中國還不曾被人譯過。我現在譯完這兩篇短文，想到那位不能在羣衆中間活動，被迫着在東京近郊田舍裏教法文，種菜蔬過活的老人，不禁起了感激與崇敬的懷念。這兩篇都是充滿着反抗情緒的，憤激的文章，讀者若看作提倡出世或自殺一類的消極思想，那便是錯誤了。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日譯者

一個英雄的葬儀 (H. H. Karmineky)

在中午我就得到了杜魯底的死訊，到了晚上這個消息給我證實了，但是報紙卻不得不把牠留在明天才發表，因為官廳方面害怕這個消息會激起民衆的騷擾，而產生恐怖主義的行動。

我保守着這樣的一個祕密，我知道要是將牠洩露，一定會使一個大城市甚至西班牙全國都震動起來的，所以我懷着一種異樣的感情，我是十分激動。我忍不住把這祕密透露了給幾個可靠的人，我希望知道他們會有什麼樣的反響。所有的人甚至安那其主義色彩最淡的，也都是臉色立刻變成蒼白了。我從他們的眼睛裏看出了痛苦的表情。

布埃那文土拉·杜魯底乃是西班牙革命的英雄，革命的活的象徵，而且的確是這

個自發的民衆運動中出來的最強健的人格。他還不到四十歲，然而他的一生就已經成了一個傳說。人們常常引用他的話語。他的意志比一切的決議都更易爲人遵守。人們愛他，尊敬他，也懼怕他，但是他的權威並不是從階級地位的優越而來的，這來自信賴，來自鼓舞，激勵着一個真實的人的那種信賴。

杜魯底和大部分加泰魯尼亞的革命領袖一樣，並不是加泰魯尼亞省人。他生在勒翁，年紀還很青，便到巴塞洛那謀生活，革命爆發的時候他的母親還在勒翁。法西斯蒂捉不到兒子，便殺害了母親。

在他的故鄉的時候，這個孩子總是赤腳走路，爲着怕踏死螞蟥。在巴塞洛那他就變成了一個安那其主義者。他同時是演說家，著作家，恐怖主義者，組織家，陰謀家，他永遠活動着，時時被逮捕，受審訊，他在監牢裏度過不少的光陰。……他兩次被判決死刑，無論在西班牙，阿根廷，法國，比利時，德意志，他總是被警吏追捕着，而且一旦落在他們的手裏，就會有從一國的法庭被引渡到另一國的法庭的危險。然而他並不是一個職業的革命

家，他是一個工人。雖然他時時被監禁，但是只要他恢復了自由，他就到工廠裏去工作。他組織了沙拉谷薩的大罷工。這罷工一共支持了三十三天，是西班牙歷史上最大的罷工。他又是巴黎安那其主義書店的創辦人之一，他會用筆，也會用槍，同時還是一個很有魔力的演說家。

七月十九日叛亂發生時，他剛剛割治了疝氣，身體還未復原，但是他卻拿起槍和同志們一起去攻阿塔拉柴那兵營，他的友人阿斯加索就在他的身邊陣亡。他以後便做了由巴塞洛那開拔阿拉貢前線的第一個縱隊的領袖。

當法西斯蒂進攻瑪德里的時候，他的同志們要他到瑪德里去。他自己不大願意離開沙拉谷薩，因為他當時圍攻沙拉谷薩覺得很有克復該城的把握。但是他終於去了。就在瑪德里，一顆子彈打進了他的心。他當場殞命。

夜已深，屍首到了巴塞洛那。這天落了一天的雨，伴送的車上灑滿着水泥。覆蓋在棺

車上面的紅黑二色旗^①也染污了。

在C. N. T.——F. A. I.的會所（在這次革命以前，這是僱主聯合會的會所）裏，人們從頭一天起就忙碌着把廳堂布置成一個禮堂。現在一切都布置好了，裝飾是簡單的，沒有一點美術的精緻，牆上掛着紅黑二色的布幔，靈樞也是紅黑二色，還有幾隻燭臺，一些鮮花和花圈，此外再沒有別的東西。瞻仰遺容的羣衆都由兩道側門進出，在那兩道側門上面張貼着指示入口和出口的兩張大布告，而且依着西班牙的習慣在「入口」和「出口」上面還加寫着「杜魯底允許的」字樣。

一些志願兵拿着槍圍了棺柩臺立着。伴送靈柩從瑪德里來的杜魯底縱隊的人把靈柩抬了進來。沒有人想起把大門打開。抬靈柩的人不得不從小門走進，那里已經站滿了人，所以他們費了大力纔擠開一條路。廳堂的露臺上沒有什麼裝飾。許多人在那里望

① 這是C. N. T.——F. A. I.的旗幟。C. N. T.是全國勞工聯盟的縮寫，F. A. I.是伊比利亞安那其主義者聯合會的縮寫。——譯者

著，好像有一個奇特的景象一般。有人在抽烟，有些人把頭上的便帽揭下來，有些人仍舊戴着帽子，所有的人都叫起來。從前線歸來的志願兵受到他們的親友的擁抱。守衛的人不時叫那艘向前移動的人退回原處，這動作也產生了一陣喧嘩。司儀的人高聲唱禮。有人跌在花圈上面，一個接棺的人小心地點燃了他的烟管。靈柩上的罩布被揭起來，杜魯底出現了，沒有玻璃棺蓋，他睡在白綢上面，頭上纏着一條白頸巾。他好像一個亞剌伯人。這個場面，同時是悲痛的和莊嚴的。哥雅^[Goya]應該把他繪出來，牠應該在哥雅的作品裏面佔一個位置，我照我所看見的真實地描寫着，因為我相信牠可以使人瞥見西班牙的靈魂的深處。在這個國度裏，死並不是一個可怕的骷髏，也不是一個手執火炬的漂亮的青年，牠可以說是一個好朋友，一個和人一起在工廠裏田地上勞作的同伴，他來的時候人們也並不驚奇。人愛他的朋友，但並不去煩擾「他」，他們讓「他」隨意地自由來去……

杜魯底是他的朋友們的好友。他成了全民衆崇拜的英雄，他被民衆真摯地熱愛着。在這最後的一刻，所有到場的人都感到深的悲痛。然而哭泣的人除了他的妻子（一個法國女人）外就只有一個老太婆，她是這里的女傭，C. N. T.——F. A. I. 未搬進來，這里還是僱主委員會的會所時她就在這里服務了，而且她根本沒有見過杜魯底。別的人把他的死看作一個不能補償的可怕的損失，然而他們的感情並不受着嚴肅的拘束，要他們靜默，不抽煙，脫帽，在他們看來就要他們畫十字，架形一樣不合理。

千千萬萬的人去到杜魯底的面前，整夜就沒有停止。他們排列成長行等在雨天下。他們的朋友和領袖已經死了……

葬儀在第二天早晨舉行。那一顆擊死杜魯底的子彈簡直打進了巴塞洛那的心，這是可以看出來的。這天巴塞洛那的居民中間至少有四五分之一跟隨在杜魯底的靈柩後面，還不用說街旁的羣衆和站在窗前，站在屋頂上甚至站在項布拉大街的樹上的無

數的人。各黨各派、工團的會員都集合了來參加送殯。各種反法西斯帶團體的旗幟夾雜在安那其主義者的紅黑旗中間而飄揚在人海之上。這是偉大的、壯麗的、奇特的景象。這樣大的羣衆並沒有人來指揮，沒有組織，也沒有秩序。

下葬的時刻是上午十點鐘。但在這以前一小時，C. N. T. — F. A. I. 的會所就已經擁擠不堪了。也沒有人想到淨街，以便送葬的行列通過。一隊一隊的工人從四面八方走來，擁擠在一起把街道都阻塞了。預定在靈柩前面開路的騎兵和機械化部隊也被攔住了，到處都是裝花圈的車子，牠們不能前進，又不能後退。好容易人們才把自治省政府的開員們引到棺材前面。

到了十點半鐘杜魯底被紅黑旗覆蓋着，由他的縱隊的志願兵擡在肩上離開了安那其主義者的會所。羣衆高高舉起拳頭作最後的敬禮。有人唱起了安那其主義的歌曲「老百姓。」這是一個很動人的時候。然而由於疏忽，人們誤叫了兩個樂隊來，一個樂隊奏着極高音，另一個又用着弱音器，他們的調子永遠和不起來。機器腳踏車的聲音很喧

鬧，汽車聲也嘈雜着，志願兵的領袖們吹着哨子發信號，搖籃搖的人不能夠前進一步，送葬的行列一時排列不起來，樂隊又奏起樂一次，兩次，還奏了好幾次，都是同樣的調子，這兩個樂隊仍舊不顧彼此奏下去，聲音混雜着成了一曲沒有旋律的音樂。樂頭永遠高高舉着，後來音樂和敬禮終於停止了。然而嘈雜的人聲依舊可以聽見，在這個大的羣衆中間，杜魯底靜靜地安息在他的同志們的肩頭！

至少有半個鐘點過去了，街道仍還阻塞着，送葬的行列不能夠向前移動。這裏離加泰隆廣場不過幾百米突光景，但是過了好幾個鐘頭，行列才達到那個地方。每個騎兵獨自找路前進。被擠散了的樂師想再集合起來。被阻攔住的车子便向後退。裝花園的车子由橫街通過，想在行列中找尋一個位置。所有的人都叫着，吼着。

不，這並不是皇族的葬儀，這是民衆的葬儀。沒有一件事是預先安排好的，一切都是臨時自然發動的，這是安那其主義者的葬儀，這種葬儀的莊嚴就在這裏，有些地方有點古怪，但牠們永遠是莊嚴偉大的，有一種奇特而悲哀的偉大。

在哥倫布紀念碑石座下，羅杜魯底的好友阿斯加索七月十九日戰死的地方，這人們開始了葬儀的演說。

阿利威爾是三個同伴①中間唯一的生存者，他以死者的友人，安那其主義者和西班牙共和國司法部長的資格說話，他說：「在這個悲痛的時刻，革命政府向杜魯底及別的一切在抵抗法西斯蒂侵略的戰爭中死難的同志致敬。我們向他的妻子致敬，同時向那無數的死了親愛的人的婦女致敬。我們親切地擁抱着杜魯底的女兒，她在這一刻代表着一切失去了父親的西班牙兒童。我們向所有在前線苦戰以爭取最後勝利的同志致敬。」

接着是蘇俄領事演說。他在演說的結尾用加泰魯尼亞省方言高叫：「打倒法西斯主義！」自治省政府的主席剛巴尼斯最後說話。他用「前進前進」的叫聲作他的演說的收場。

① 羅杜魯底、阿利威爾、阿斯加索三人。——譯者

本來預定着演說完畢後，送葬的羣衆便自行散去，只留少數友人伴送靈柩到墓場，然而這時候不能按照預定的日程辦理了。羣衆不肯走開，他們已經佔據了墓場，他們還阻塞了那條通到墳墓的路，而且到墓場去的幾條小路也全被花園堆塞了，一共有千個花園。

夜色降臨了。天又下起雨來。雨滴不久就成了大的水流。墓地變成一個泥沼，許多花在那裏飄浮。人最後纔決定延遲葬期。抬棺者在墓前繞了半圈，把靈柩擡到殯舍去。

到第二天杜魯底才被安葬。人們要建造一個陵墓來作爲他和阿斯加索兩人的永久安息地。對於哀悼他們的英雄而不流淚，尊敬他們的英雄而沒有一點我們所謂的悲感的感情的西班牙民衆，那地方將成爲景仰者參謁的聖地了。

加因斯基是一個新聞記者。他不是杜魯底的同志。這篇短短的報告是從他最近的一本法文著作中譯出的。他在那書裏描寫了革命的巴塞洛那的各方面的情形。

譯著之金巴行發店書明開

我丹秋旅海夢點巴海春死愛春家新滅

情去的三部
天裏的秋
金短篇小說
行途隨
東裏的春
底自

傳死天筆記醉滴集夢天陽曲 生亡

〔革命三部曲之一〕	〔革命三部曲之二〕	〔激流之一〕	〔激流之二〕	〔長篇小說〕	〔中篇小說〕	〔中篇小說〕	〔已出兩冊〕	〔散文〕	〔散文〕	〔尤利·巴基原著〕	〔A. 託爾斯泰原著〕	〔克魯泡特金原著〕
〔革命三部曲之一〕	〔革命三部曲之二〕	〔激流之一〕	〔激流之二〕	〔長篇小說〕	〔中篇小說〕	〔中篇小說〕	〔已出兩冊〕	〔散文〕	〔散文〕	〔尤利·巴基原著〕	〔A. 託爾斯泰原著〕	〔克魯泡特金原著〕

一元四角	四角五分	四角五分	五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一元二角	四角五分	四角五分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六角	六角
------	------	------	----	----	----	----	------	------	------	------	------	------	----	----

■ 售代有均店本著譯他其者作 ■

民國廿七年九月初版發行
民國廿八年八月三版發行

定價：一元四角
(外埠另加郵費)

“夢 與 醉”

有夢不作不難翻印

著者 巴 金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章 錫 琛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七〇二五八號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昆明明道街三號
桂林中山路
柳州中山路
重慶打銅街
成都打銅街
貴陽打銅街
西安打銅街
漢口打銅街
南京打銅街
北平打銅街
天津打銅街
濟南打銅街
青島打銅街
大連打銅街
長春打銅街
哈爾濱打銅街
西安打銅街
蘭州打銅街
迪化打銅街
庫倫打銅街
歸綏打銅街
綏遠打銅街
察哈爾打銅街
熱河打銅街
遼寧打銅街
吉林打銅街
黑龍江打銅街

開明書店分店

